

聚落·会馆——洛带客家移民文化之初探*

马跃峰, 张庆顺

(重庆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 重庆 400045)

摘要:四川是一个移民社会,洛带镇是客家移民的“净土”。在那里比较顽强地显露出移民独特的“个性”:其物质形态反映在居住建筑上,完全大异于其他地区的模式;精神形态则主要表现在会馆建筑上。“会馆建筑”作为各省移民同乡聚会之所,是洛带移民社会最具代表性的物质见证,也是背井离乡的客家人在新环境中的精神认同和归依。

关键词:聚落;会馆;客家民系;移民文化

中图分类号:TU-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329(2005)02-0030-05

Compact Community and Club Building – an Elementary Research on the Hakka Immigration Culture in Luodai

MA Yue – feng, ZHANG Qing – shun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5, P. R. China)

Abstract: Sichuan Province is an immigration society and the town Luodai is a "clean territory" of Hakka immigrants with specific immigrant character. The material forms reflected in residential building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forms in other areas and the mental forms mainly expressed in the club buildings as gathering places for immigrants from various provinces, which ar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symbol for the immigration society of Luodai and the Hakka immigrants' spiritual home under new circumstances.

Keywords: compact community; club building; Hakka Patriarchal Clan; immigration culture

客家,在客家语与广东方言中都读作“哈嘎”(Hakka),原有“客户”之意,系与当地土著居民的对称,后相沿成为自称。四川是全国五大客家人聚居省之一,客家人的数量在200万以上,其中多数的主源是清初闽、粤、赣一带老移民的后裔,他们主要聚居在川西的成都东山区域,学术界统称“东山客家”。在这一独特的文化群落里,至今仍有150余万人能操客家语言,并保持客家的风俗习惯。

被誉为“中国西部客家第一镇”的洛带,人口仅有2.3万,是四川成都东郊龙泉山脚的一个以客家人为主体小镇。明末清初的移民运动和“湖广填四川”的历史使来自于异乡的客家人在此生了根。历经数百年的繁衍生息,洛带形成了其独特的客家风俗和客家文化。在这一客家移民社会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宗亲,在以地缘为纽带的民间组织——会馆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同时也增强了客家移民在异地立足和发展的凝聚力。

1 洛带客家民系与社会形态

1.1 客家民系

客家民系是在汉民族的迁徙过程中形成的,洛带的客家民系是岭南客家人在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过程后形成的。所谓民系(建构于本民族大的社会框架结构中的一种特定的社会团体)具有双重

* 收稿日期:2004-12-07

作者简介:马跃峰(1972-),女,河北人,讲师,主要从事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研究。

的社会性格:从属性和独立性。民系社会性格双重性的直观表现形式便是“方言”的出现。在成都东山地区,客家话不叫客家话,而叫“土广东话”。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客家话无疑是一张通关的“文碟”和通川的“粮票”。

1.2 客家民系的社会形态

客家文化强调“整体大于局部”,在客家人的观念中,群体永远超越个人。对于客家社会的成员来说,生活不是单个人的行为,而是一个复杂的整体行为,其中每一部分都无法和这个整体分离。客家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大都以维护家庭为中心;生活本身也一直受到家庭的保障,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只有家庭真正关心个人的生死存亡。在这样的生活过程中,个人终身受到家庭的保护与支持,也受到环境的熏陶与教导,他们把个人的意志依附于家庭需要之内。因此,个人对家庭忠诚——忠于家庭与孝顺父母——便成为了家庭内每一份子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客家人的这种家族制的坚强家庭组织,主要价值在于能安定社会秩序。所以,在客家社会中,可以说没有人敢信赖独自的个别行动,他们必须讲究互相合作。

客家民系的社会形态是一种团聚性很强的社会形态,常被用来概括传统乡村生活的特征——亲密无间的、与世隔绝的、排外的共同生活。其成员由共同的语言和传统维系在一起,他们有着共同的善恶观念、共同的朋友和敌人,有着强烈的“我们”和“我们的”意识。

2 聚落与客家移民文化

2.1 聚落结构中的环境生态观

聚落,是由多种建筑按一定规则组成的有序系统。聚落的整体功能特征不同于各类建筑功能特征的简单总和,而是赋予了各类建筑在单独存在时不可能具有的系统特征。聚落的等级越高,规模越大,自然环境对单体建筑的影响力就越小。

客家人在居家和建筑上有着强烈的环境生态观念。就洛带镇的聚落形态来说,它背靠龙泉山脉,面向成都平原,根基牢固,视野广阔,符合客家人“住山不住坝”的生活法则。洛带镇的街道犹如一条蜿蜒的巨龙,街道呈现的三处弯曲,分别代表了龙头、龙身和龙尾。而位于街道旁边的若干条小巷,则宛如龙的脚爪自由地伸展出去。密集的民居上覆盖的青瓦,又象是龙身上的鳞片,令人叹为观止。聚落的整体形态散发出的强烈意象,富有典型的象征性。客家人在洛带建立的家族聚落,选址有着共同的规律:聚落和祖屋如果修筑在山岭之中,屋后山势的环抱以及屋前低洼的山沟河道往往必不可少,若是建于平坝丘陵地带,则通常建于缓坡隆岗之上,屋前有池塘,屋后有林地,与讲求山水聚合、藏风纳气的古代“风水”理论非常契合。

洛带客家民居型制多为单四合院式,完全继承了原乡以堂屋为中心的二堂屋模式。所谓“二堂屋”,即进门间为下堂屋,正房中为上堂屋,上、下堂屋间为天井,同在中轴线上。左右厢房各一间,无门壁而开敞,正房三间,无楼,下房三间,中为下堂屋兼门厅,总共八间,又称“硬八间”(图1),四围封闭,少窗,有土坯砖砌、土夯、竹编夹泥墙、木板壁等多种式样。随着人丁的增添,这种“两堂屋”结构可以横向、纵向地发展而形成多个天井的联建。民居多用瓦屋屋脊正中的“中花”和左右两边的翘角“鳌尖”来装饰屋脊,屋顶以小青瓦或茅草覆盖,门前大多挖有荷塘,房屋的通风和采光良好而且冬暖夏凉。

2.2 聚落结构与社会(宗族)结构的对应关系

只有单个建筑的概念,没有聚居的概念,似乎不可能完整解释历史上人类的建筑活动。人类的聚居活动正是通过邻里建筑与聚居建筑这两种建筑形态来实现。客家聚居建筑,是指在传统建筑中,客家人为了满足民族共居的愿望而建造的一种巨型住宅。在聚居建筑的模式中,诸多家庭(居住单位)生活于一组建筑之中,同时构成一个凝聚力极强的群体,即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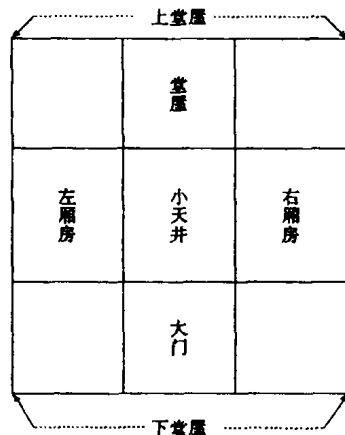


图1 “两堂屋”示意图

族。聚居建筑最大的特点是将个人与家族最大限度地联系在一起,并使整个家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从而可以抵御来自自然或人为的灾难;同时,在管理上也能自上而下形成章法。这种形式在客家人所有的居住建筑形式中最具代表性,并能较全面地反映客家文化的特征。

作为一种群体社会,客家民系社会普遍存在着“群体”优于“个体”的现象,以及浓重的“礼制”观



图2 客家土楼



图3 钟氏祖屋

念,“公私兼备”的聚居形态是客家民系的主导生活方式。客家人移居到以洛带为中心的成都东山以后,依然保持聚族而居的习俗,虽然建筑规模比前略小,但聚居几十、上百人的客家老屋还是比较常见,以家族为单元的小型社区首先被建立起来。旧居岭南山地中具有封闭性、防卫性、向心性等特点的土楼(图2)、围屋、五凤楼被改造成“九厅十八井”的巨大复合式民居,一个民居便是一个家族。钟氏祖屋,便是典型的客家套院与祠堂共建的民居,由数十个小院簇拥着构成一个大院,这些小院皆是“三堂屋”结构(三堂即三个堂屋,位于中央南北中轴线上,包括下堂、中堂和后堂,下堂即前厅,也就是门厅)。每个小院彼此有纵向的小门相通,关门后则自得天地。人口最盛时,祖屋可以同时聚居上百名家族成员,其中内天井和厅堂相通,构成一个罕见而巨大的“蚁巢”(图3)。

移民初期的客家民居,往往还修筑用于防卫的碉楼,反映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这也是客家人家族居住和生存方式的真实写照。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聚族观念和集体意识对于客家民系的生存及伸张无疑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这些土木结构、外闭内敞、聚族而居的庞大住宅,体现出客家移民文化的信息传递正是通过同族的“血缘”关系和同籍的“地缘”关系而产生出连锁反应。社会制度、家庭制度同聚落结构一样被空间体系化,有着相互对应关系。

3 会馆建筑与客家移民文化

3.1 会馆与戏场概论

3.1.1 会馆——异地宗祠 会馆又称公所,作为明清两代商业贸易和地方文化交流的产物,以官绅士子会馆、工商业会馆、移民会馆多种形态并存。会馆是中国旧时旅居异乡的同乡人或同业商人公共聚会、交易、借宿或进行丧喜礼仪等公共活动的场所,是客家人在客居地的一种特殊社会组织,也是客家人强烈乡土观念的载体。“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亲不亲,故乡人”正是这种心理的表现。一个地方的人对其他地方的人或多或少具有某种排斥心理,旅居外地的人也必须组织起来共同对抗当地的势力,这是会馆产生和发展的文化心理根源。

会馆文化是洛带镇客家移民文化最直接可见的物质遗存。移民时期,背井离乡的客家人在他们的会馆中联络乡谊、交流感情,表达对创业的艰辛与幸福生活的期盼。其中,移民会馆具有双重作用:从地缘关系保护同籍乡亲的利益,联络同乡人捐助、防范异乡人或行外人的欺凌;从行业的行帮关系保护本行、本帮经商者的利益。

会馆的空间组成,一般包括大门、戏台、殿堂、厢房及庭院等基本部分。

3.1.2 戏楼和戏场——民间文化舞台 内部设有戏台,几乎是所有会馆建筑的共同特征,这也反映了

会馆建筑公共活动及娱乐的功能特点。会馆一般利用大门上层楼面作为戏台,内院作为观众厅,且逐步升起在殿前加做月台,以使观众有较好的视线。

会馆具有两项重要的使用功能:公共文化娱乐活动——以会期、节假日演戏为主;商业贸易活动——以“庙”内设市为主。它们都与以戏楼为中心的会馆“前院”息息相关。戏楼的屋顶形式、装饰集中程度、造型艺术成就等,在会馆群体建筑中显得尤为突出。

3.2 会馆建筑地方风格的兼容性与混合性

会馆是不同地区的不同族群在一个新环境中的精神归依之地。客家会馆的建设,反映出移民时期不同族群之间既相互包容又相互独立的心态,同时也反映出不同族群的建筑传统与风貌。

会馆建筑多由商人、手工业者或其他同业人员在旅居地所建,是一种地方行业集团社会势力的体现,因此必然注入原籍地方传统文化观念,全部或部分采用原籍传统的技术及工艺。在建设过程中,又需要大量使用当地材料并聘请当地工匠,并参照当地的建筑形式。会馆在建筑形式和装饰手法上兼容并蓄,这是与其他民居建筑的重要区别所在。

3.2.1 广东会馆——广东马头墙余韵 洛带广东会馆(南华宫)建于清乾隆11年(1746年),由旅居洛带的广东梅县一带的客家人聚资修建。建筑群坐北朝南,据称是不忘广东故土,日夜遥望故土方位。在主体建筑部分采用沿主轴线对称布局的官式建筑手法,即沿大门、戏台、内院、月台、殿堂形成一条主轴线(图4)。

洛带广东会馆是国内现存的第二大客家人会馆,“三殿、两天井”的格局气势雄伟。前殿为“单檐卷棚硬山式”瓦顶,中殿同前殿,后殿是正殿(玉皇殿)。三殿之间由庑廊相连,构成两个天井。前院以戏台为中心,是公共活动的场所,后院供内部使用,相对安静。

在川西平原,由于地势平坦,气候湿润,一般民居建筑多平房,最多两层且院落宽敞,便于通风散潮气。洛带的广东会馆,后殿高三层,建有楼阁,下檐为硬山式,上檐歇山式,两楼一底通高16m。在第二层楼上有一个粤王台,可循梯登上,遥望粤东、粤北故乡。临街一面及左右两侧山墙皆以厚重高大实墙围合,几乎不开窗,上部升高作成起伏的半圆巨壁式封火山墙(图5),高出屋顶瓦面,既可防风又可防火,有着广东马头墙的余韵。实际上,洛带地方开阔,并非房屋毗邻成片,火灾隐患极小,从防火的要求来讲也无须这样高度的封火墙,这似乎有“登高以望敌情,墙厚以阻敌攻”之意,当然也是权力及势力的象征。

整个会馆建筑雄伟别致,立柱上的楹联和檐间的雕花,大致反映出会馆的历史和当地客家人的精神面貌、文化心态,以及客家移民历史的艰辛和中原建筑遗脉的深刻影响。

3.2.2 江西会馆——内敛封闭的传统院落空间与古戏台遗风 洛带江西会馆(万寿宫)建于清乾隆18年,位于洛带镇中街偏下,由江西籍的客家人集资兴建。其整体建筑风格与形式,和洛带镇上街的广东会馆判然有别,然而在精神实质上却是相通的。同是客家人会馆,江西会馆没有广东会馆巍峨雄壮的楼层结构,而是在平地上温馨曲折的客家院落。群体建筑由戏楼、左右厢房、院坝、前中后三殿及一个小戏台构成复四合院式。建筑注重空间的多层次,其构思和工艺水准显示了江西客家人的居家理想,即小巧温馨、曲径回廊、屏风戏台、雕梁画栋。

会馆建筑是多种地域文化的表现之一。不同省籍的会馆大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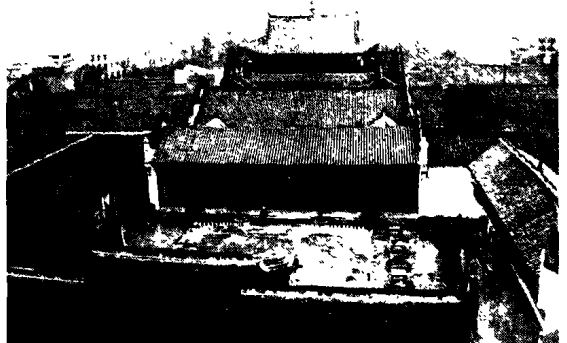


图4 广东会馆



图5 广东会馆封火山墙

是原籍乡土文化的反映,但也有共同之处,即大都在大门入口上层建戏台,戏台下的通道作为入口。戏台面对主殿堂,左右有厢房及钟鼓楼,戏台前有宽敞院坝供露天观戏或乡亲聚会。

江西会馆的戏台构思相当独特,并非和门楼组织在一起,而是在中、后殿之间的天井里伸出,飞檐翘角、浓金重彩,遍饰戏文浮雕(图6)。江西民间戏曲文化的深厚内涵,在这个面积不足五平方米的小戏台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尽管江西会馆的建筑空间相对狭小,但在会馆大门之外,却有一个比篮球场更大的院坝,院坝的南端,和会馆遥相对应又建起了一座大型的戏台,与天井内的小戏台动静有序,内外有别(图7)。戏台、院坝和会馆由一道起伏连绵的围墙圈起,形成一个客家移民集会、游乐的独立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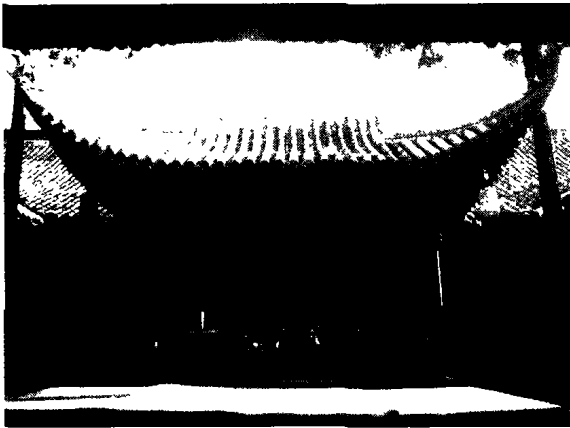


图6 江西会馆天井内戏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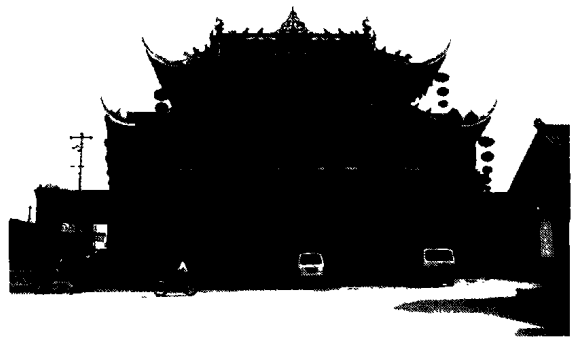


图7 江西会馆院坝戏台

4 结语

在洛带镇这个相对稳定的历史地理单元中,保存着诸多弥足珍贵的文化事像和历史密码,移民文化中的种种记忆和形态被渗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凝结在每一聚落和会馆建筑的格局中。对于这个“标本”的解剖,能使我们发现客家族群维持自己文化的内在机制,这种机制可以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袭。同时,客家族群在与周边民系的交往过程中,也保持了一种容忍豁达的良好心态,这是解决当今世界族群矛盾日益突出的一个良好借鉴。

参考文献:

- [1] 吴良镛. 广义建筑学导论(上)[J]. 建筑师, 1989, (36): 26-56, 103.
- [2] 刘佐泉. 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M].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1991.
- [3] [日]藤井明. 聚落探访[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
- [4] 余英. 中国东南系建筑区系类型研究[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 [5] 李茹冰, 陈建红. 重庆“湖广会馆”建筑中的木雕刻[J]. 重庆建筑大学学报, 2003, 25(2): 14-19.